



黄河万里红旗红

河南人民出版社

1021

黄河万里红旗飘

水利电力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〇·郑州

內 容 提 要

这本黄河散文集，較全面地反映了偉大的人民治黄事业，和热情地頌揚了战斗在惊涛骇浪上的无数英雄的高貴品质。

黄河！是以文化古国的“文化搖籃”聞名于世界，它以移山填海的气魄橫貫中国北方。在过去，人們怕它，恨它，罵它；如今在党和毛主席的領導关怀下，人們要制服黄河，要黄水变清，为人們造福。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愿望。

本书还生动地記敘了偉大領袖毛主席視察黄河的情况，以及形象地描写了通向黄河的千万条沟渠的改观。讀后，真如身临其境地看到了根治黄河的宏伟图景。

黄河万里紅旗飄

水利电力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編

米俊峯插图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

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豫总书号：2192

787×1092 1/32 • 8₁₆¹⁵ 印张 • 126,000 字

1960年9月第1版 196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15,100 册

統一书号：10105·458

定价：(6) 0.61 元

目 录

毛主席視察黃河記	王化云 (1)
毛主席向着黃河笑	臧克家 (10)
童話的時代	華 山 (14)
神門河之戰	雷 加 (22)
黃土高原 如花似錦	張含英 (123)
千渠萬渠通黃河	商 愷 (130)
劉家峽紀行	李蔚武 (137)
黃河飛渡	甘肅日報記者 (142)
幸福銀河落人間	顧 雷 (162)
戰鼓急催青銅峽	張智楚 (171)
決斗	劉 濟 健 華 (175)
開辟“山上運河”的英雄們	顧 雷 (179)
神話·奇跡·現實	王志宏 (186)
黃河大堤	華 山 (191)
偉大的水利工程	田建中 薛慶安 (200)
黃泛區今昔	陳 健 (209)
黃泛區景色如畫	曾 烏 劉 野 (215)

毛主席視察黃河記

王化云

蘭封一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九日，霜降節過去五天了。

黃河沿岸的人們，又一次勝利地結束了與洪水的鬥爭，我們緩了緩氣，又着手緊張地趕制徹底征服黃河的計劃。這天下午，我們提前十分鐘趕到省委去開會。這時，除了我們，會議室裡還沒有別人來，我們把根治黃河計劃的示意圖釘到牆壁上，等候着開會。

牆上的掛鐘已經指向一點四十分，開會的時間早已到了，還不見省委的同志來。我們有點納悶：平常省委都是準時開會，今天出了什麼事？我們猜測着。一会儿秘書長韓勁草同志來了，一進門就說：“你們早來了，對不起，今天省委有一件要緊的事，這個會改期再開，你們回去吧，化雲同志留下一下。”

隨後，一位秘書同志請我到省委書記張璽同志的辦公室去。一進門，就看見鄭州鐵路局耿副局長也在那里。我問：“什麼時候到的，吃飯了沒有？”他回答說：“剛到，還沒顧上吃飯。”看他的樣子很忙迫。我們正說着話，張璽同志和吳芝圃同志進來了。耿副局長說：“早晨劉局長來電話：說有幾位中央首長來看黃河，今天下午可能到蘭封，要我向省

委报告一下。”我問：“誰來了？”張璽同志回答說，省委也不知道。大家就商量如何安排这一件还不十分清楚的重大事情。我心里在想：莫非是毛主席來了？

三点四十分我随着張璽同志、吳芝圃同志、陈再道同志到了車站。鐵路局為我們準備的小電車已經在第一站台等候。電車一出站就用很快的速度向東方奔馳，馬達和車輪磨擦着鐵軌發出轟轟隆隆的響聲，兩旁樹木茂密的村莊，打谷場上忙碌着的人羣，一排排地閃過去。這些大平原上美妙的景象，並沒有打斷我對這個突然事件的揣測。五點多鐘到了蘭封。耿副局長把我們帶到了車站上一間房子里休息，等待着從東方駛來的列車。

忽然，耿副局長從外面跑進來說：“毛主席的專車就要進站了！”立時，我的心砰砰地跳起來，整理了一下衣服，隨着他們跑出去，張大了眼睛向東方了望。一會，專車緩慢地、安靜地停到了站台，鄭州鐵路局劉建章局長從車上走下來，把我們帶到車上會見了羅瑞卿部長、滕代遠部長和楊尚昆同志。

張璽同志說：“今天我們想請主席住到開封去。”

羅部長回答說：“這個不必提了，主席怕打擾，原來不該通知你們，我們商量着還是臨時告訴你們一下好，主席今天在徐州遊了雲龍山，很疲勞，已經休息了，託我轉告你們，今晚不見你們了，明天早晨請你們吃飯。”

這時專車已離開車站，駛進了蘭垣支綫。

列車員給我們找了一個房間，還給我們送來開水和臥具。我喝了一杯開水，躺在臥鋪上，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好象演電影，毛主席的形象，黃河的事情，一幕過去接着又

來了一幕。一點、兩點，一會看一下手上的手表，仿佛今天的一夜特別長。一看四點鐘了，趕快爬起來找耿副局長商量明天的事情。

我走出車廂，天空里閃耀着繁星，覺着身上有點冷，用手摸了一下，啊呀！原來身上還是穿着一套單制服。可是，在我這一生中，這一個最光榮的日子里，我的灼熱的心，使我忘掉了疲勞和寒冷。

在 农 村 里

十月三十日。專車停在蘭坦支線上。

太陽從東方上升了起來，天空里顯得特別晴朗，真是個秋高氣爽的好日子。六點半鐘我們集聚到專車的客廳里。

一會兒，一位秘書來說主席下車了，我們都離開客廳走出車去。我看見毛主席向西北方向一個小村莊走去，這個村莊距專車約有一二華里。一會就到了村邊，毛主席在村邊打谷場上和一位中年的農民親切地談話。我們趕上去向主席問好。毛主席親切地和我們握手說：“謝謝你們。”

毛主席繼續和農民談話：“今年收成怎麼樣？生活怎麼樣？負擔怎麼樣？”

那位農民興奮地回答說：“今年年成還好，只有豆子收得薄。”他抓了一把豆子給主席看，接着說：“我們的生活比過去一年好一年，負擔也不重。”

正談着就聚來了一些人，有老的有少的，大家都望着毛主席笑。一個兒童指着主席笑着說：“我家里還有他的象片哩。”毛主席也笑着向他們打招呼。

談完后，毛主席就向東走進一個農民家里。這是一戶貧

农，大門朝西，院里还很干淨，靠东边垛着新收的柴禾。住着三間坐北朝南的草房，老两口过日子，今日早晨老头兒进城去买东西，老婆婆正忙着在院里收拾玉米。

她看見毛主席进来，后边还跟着一羣人，迎上来把毛主席让到屋里，一面让毛主席喝水吃飯，一面說俺的日子好过了，順手取下饅饅籃子，还指着床上的被褥，請毛主席看。毛主席笑着說：“我們来看看你。”

毛主席和老婆婆談了些家常話，就辞別走出来。这时这个院里的另一位主人背着褡子由城里回来，跨进了門，看見主席向外走，惊喜地支叉着两只手，連忙說：“再在我这儿歇一歇。”毛主席含笑說：“不坐了。”两位老人和聚集在門外的人，都恋恋不舍地一直送到村边，望着毛主席走了很远才回去。

兰 垠 支 綫 上

专車客厅被太阳照耀得格外明亮。大家都圍着毛主席坐下来。我坐在主席的对面，身子挺得直直的。由于激动，心还在跳动着。

毛主席問：“化云是哪两个字？”

我回答說：“是变化的化，云雨的云。”

又問：“什么时候做治黄工作，过去做什么？”

我回答說：“过去在冀魯豫行署工作，一九四六年三月間調到黄委会工作。”

毛主席笑着說：“化云名字很好，化云为雨，半年化云，半年化雨就好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毛主席这样亲切而幽默的問話，使我

剛才緊張的心情、很快松弛了下來。

毛主席又問陳再道同志回過家沒有，家鄉情形怎麼樣？

陳再道同志回答說：“長征以後我沒有回過家。听家鄉來人說，解放以後都有了飯吃，土改後開生產的情緒挺高。不過過去國民黨反动派摧毀得太厉害了，房子給燒了，年輕的女人都被搶走，男人被殺死的很多，所以現在还是有困难。”

毛主席向我們說：“老根據地的人民出了大力，我們要注意幫助他們。”

早餐后，專車向東壩頭徐徐前進。主席繼續着和我們的談話，問河南農民負擔怎麼樣，土改後農村有了什麼變化，轉生產轉建設怎樣。又問治理黃河的工作情況，對治本有什麼打算。

談到三門峽工程的時候，毛主席看着我們說：“这个大水庫修起來，把几千年以來的黃河水患解決啦，還能灌溉平原的農田几千萬畝，發電一百萬瓩，通行輪船也有了條件，是可以研究的。”

毛主席在東壩頭

十一點十分，下火車換乘汽車向黃河邊疾馳，不一會雄偉的大堤就堵住了我們的去路。毛主席下車向堤上走，河南黃河河務局局長和蘭封修防段段長來迎接毛主席，我作了介紹。毛主席問他們管黃河上哪些地方，他們回答了。

毛主席沿堤向東壩頭走去。秋風吹着毛主席的草綠色大衣。毛主席向着波浪滾滾的濁流，向着黃河向東北奔騰的方向了望着，問：“這是甚么地方？”我回答說：“這就是清朝

咸丰五年黄河决口改道的地方，名字叫銅瓦廂。”

接着，毛主席詳細地察看了石堤和大堤。毛主席問：

“象这样的大堤和石头堤你們修了多少？”我回答說：“全河修堤一千八百公里，修堤近五千道。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时代，这些堤壩絕大多數是秫料做的，很不坚固，現在都改成了石堤。”

“黄河六年来沒有决口泛濫，今后再繼續把大堤和堤壩修好，黄河是否还会决口呢？”毛主席这样問。

我回答說：“这不是治本的办法，如遇異常洪水，还有相当大的危險。”

主席笑着說：“黄河漲上天怎么样？”（在火車上我向主席談过陝县民謠：“道光二十三，黄河漲上天，冲走太阳渡，捎走万錦滩。”）我回答說：“不修大水庫，光靠这些堤壩擋不住。”

說話間，来到了楊庄險工地段。

毛主席問兰封修防段的段长管多少堤，有多少干部、工人，他們的生活怎样？

由堤上下來，走进了楊庄村。毛主席看了看場上晒着的花生，垛着的谷子、豆子。往西轉弯是一座小学校，年輕的教員在給兒童講世界和平大会的情形，毛主席在窗子外面听了一会說：“教員講得還不錯。”

我默默地想：毛主席对黄河流域千百万人民和职工是如何的关怀。

难忘的午餐

火車开回兰封車站，由兰封向开封行駛。下午一点二十

分我們走进了餐車，毛主席含笑招呼我：“‘黄河’坐这边。”我高兴地坐到主席的对面。桌子上已摆上了咸鴨蛋、青菜各一小盘，另外还有一小盘魚、一碗湯、一碟辣椒。我心里想毛主席这样朴素的生活，真是我們的榜样。飯后主席也沒有休息，仍然詢問着黄河的各种情况，我向主席报告了查勘队行走万里查勘黄河源，同时为了了解从长江上源引水入黄是否有可能性，也查勘了金沙江上游通天河的情况。

毛主席笑着說：“通天河就是猪八戒去过的那个地方吧！”大家都笑了。

毛主席說：“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

毛主席一面談着，一面看着大平原上深秋的景色，不大一会儿，开封城內那座高聳入云的雄偉鉄塔映入了我們的眼帘。

这就是悬河

在开封車站下了車，就換乘汽車馳往柳園口。北門外高与城齐的沙丘，是黄河淹没过这个古老城市的标志。汽車在沙路上前进，过了护城堤，远远地看見由西向东北蜿蜒千里的大堤，不多时汽車就开到大堤跟前，由堤脚爬到了堤頂。

毛主席从汽車里走出来，在两行柳林夹着的地面上，大步地踏著如茵的綠草，向西走着。毛主席弯腰拔了一根草問：“这是什么草？”一位同志回答說：“这叫葛芭草，羣众特在堤上种这种草护堤，羣众說它的好处是‘堤上种上葛芭草，不怕雨冲浪来扫’。”毛主席笑着說：“喂牲口也是好东西。”毛主席站在大堤上看到大堤北边的黄河在地面上奔

流，大堤南边的村庄、树木、农田，好象落在凹坑里，高大的楊树梢，还比大堤低。毛主席問：“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河面比开封城里高不高？”吳芝圃同志回答說：“这叫柳园口，斜对岸是陈桥，就是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地方，現在这是渡口。”我接着說：“这里水面比开封城地面高三、四米，洪水时更高。”毛主席說：“这就是悬河啊。”

說完話，毛主席下了大堤向河边走，沿着河边折向东方，抓了一把泥沙細細地看，問：“这是什么地方来的？”我回答說：“都是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冲刷下来的。”又問：

“有多少？”我回答說：“据陝县水文站測驗，平均一年就通过該地携带到下游十三亿八千万公吨，由于大量泥沙的淤淀，造成黄河的不断改道和泛滥。”

談着話繼續向东走，一只很大的摆渡船停在那里。毛主席登上了这只木船，問道：“这船如何使用，需要多少人駕駛？”我們回答：“橫渡过河用，使用艄錨和櫓，二、三十个人駕駛着才行。”又問道：“能否装机器？”我們回答：

“能。”下了船看到船工們正在那里修理船，毛主席又問了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工人們都笑着——地回答了。

回到城里，看了北宋时建筑的鉄塔，又轉到龙亭，毛主席在这里了望了这座古城。回到了住地时，西方已露出了暮色。虽然从早晨到現在已經活动了十一、二个小时，可是主席的精神仍然十分飽滿。毛主席笑着說：“这还該怎么办？”我們一齐回答說：“該請主席休息休息了。”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三十一日早晨五点多钟，天还没有亮，毛主席已經坐到

專車的客廳里。我隨着張鑾同志、吳芝圃同志、陳再道同志趕到了車上。毛主席吩咐我們把黃河的事情要办好。我們回答說：“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治好黃河。”一会儿專車發出了開車的訊號，毛主席親切地向我們招手。我們高舉着手，向主席致敬，眼睛望着西方，一直到看不見專車才回來。

毛主席向着黄河笑

臧克家

毛主席视察黄河，一张留影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

毛主席向着黄河笑了。这是望到了壮丽的远景，从一个伟大心胸里流露出来的欢笑。这笑里带着完成一个伟大任务必胜的信心。这笑是有力的，动人的，富有强烈的感染力。

追随在毛主席身后，紧跟着他的脚步前进的六个人，不，应该是六万万人，也都笑了。

毛主席在笑着向黄河打招呼，好似说：“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年代，黄河呵，不能再任情纵横了，我们要你为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

远在童年时代，读了地理和历史教科书上的描写，就使我对于孕育古代中国文明的这祖国第二大河发生了一种豪迈的景仰感情。

古代诗人们的诗句更把它美化了。长河落日的雄浑景象，奔流到海不复回的伟大气势，是会令人为之心怀壮阔，志气昂扬的。

黄河，这流经七个省份、流长五千公里的来自天上的水，是任性的、骄纵的、粗野的，简直象一头横冲直撞的饥饿的猛兽。

不必向前代的典籍上去清查它那殘酷災害的記錄，听一听千百年来挂在人民口头上的这血泪凝成的一句諺語吧：

“黄河百害，惟富一套。”

富庶的河套，是黄河所給的一点甜头，这一点点它口里所吐出的，和被它所吞沒的比較起来，真是微乎其微了。

黄河，不簡直就是黃禍嗎？

过去黑暗社会的統治者，对于自然的災害，不是設法去控制它，为了个人的野心反而放縱了它，就象解开餓虎頸上的鉄鍊把它驅向善良的人民。

一九三八年蔣介石炸决花园口黄河大堤的情况就是这样。

对于这次以八九十万人民的生命和无法估計的財產供作牺牲的人造黃泛，我也是它的一个見証人。我在豫东虽然只見到了它的一点余波，那景象已經够动魄惊心的了。举目茫茫，一片黃湯。树木的梢头掙扎出水面遙遙地向人招手。日用家具象小船随波飄蕩，时而看到人的尸首和死了的家畜互相追逐着好似恋恋地舍不得分开。平地上行船，高的屋脊魚似的掠船而过。在退了水的土堤上，走动着一些无衣无食无家可归的受难者，他們有的睡在露天里，有的在树上打一个吊鋪，時間仿佛倒退了一万年，二十世紀的人民在过着原始时代的生活。

任何一个人看到这悲慘的景象，都会对受灾的同胞发生无限同情，对蔣介石反动政权的这种毫无人性的暴行十分憤慨；对于黄河呢，認識到它为害的慘烈，从心里兴起一种制服它的愿望。

这种制服黄河使它滔滔的洪流安瀾的愿望，不是自今日

始的。远古时代傳說中的英雄人物大禹，不就是人民智慧、人民希望的一个化身嗎？他那凿龍門疏九河的气魄和毅力，他那三过家門而不入的惶惶不宁居处的忘我精神，是叫人肃然起敬而且为之深深感动的。历代以来，凡是在治黃方面尽过一些力量、作出一些貢獻的人，人民銘記着他們的名字，用感激与尊敬的心情怀念着他們，甚至替他們立了庙堂，把他們当成神来供奉。

可是，由于历史性的限制，由于旧式的社会制度的阻碍，对于为害巨大的黄河，只能凭一次又一次惨痛的經驗，作出一些消极性的防御工作，如何从根本上控制它，使它对祖国和人民作出有益的巨大貢獻，我們的祖先在这方面是作梦也想不到的。他們把“等到黄河水清”和“日头从西边出来”看做同样是不可能的。

是的，滔滔的黄河，流过荒古的北京人时代，流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代，流过蒋介石反动統治时代，它那貪婪的大口，吞进了千万頃良田沃土，在大地上留下了漠漠荒沙，它把几千年前的水紋留在峭壁上，它把惊險留在一代又一代三門峽船公的心头，它把报警的鑼鼓声、大堤潰决时絕望的呼号永远深深地留在人民的記憶里。

黄河，终于流到了毛澤东时代。

千万年蛮横任性的黄河，今天，我們要叫你服服帖帖的順着社会主义建設的指标前进。

千万年来滔滔的混黃浊流，我們要叫你一清見底。

黄河，一个領導全中国人民大翻身的巨人，走近了你的身旁。他笑着向你打招呼，他也要你彻底翻一个身。从他的笑容里我們看到了一个美丽动人的黄河远景：

規模相當於第聶伯河水电站的一個水电站，巍然屹立在三門峽上，這裏的電門一開，無數工廠的機器立刻響起來，數以億萬計的電燈一齊放出了亮光。

攔河壩，攔腰把黃河擋住，成為一個又一個人造湖。它的綠波映在旭日和晚照里，會使人想起“澄江靜如練”這美麗的詩句所表現的境界來。黃河兩岸，樹木成林，綠草如茵，秋天來到的時候，一望無邊的黃土地上，火似的沉甸甸的高粱的紅穗在風里搖晃。

成隊的汽車從柳蔭大道上疾駛而過；汽笛叫了，滿載客人和貨物的輪船正行走在河面上……

毛主席站在黃河的身旁，望着它的壯麗遠景，笑了。

（原載“人民文學”1955年11月號）